凌晨三點

房間是一面倒置的鐘
指針刮過內膜的每一寸
時間向內滴落
匯成無人察覺的積水

天花板壓迫我的眉骨
呼吸被白牆反覆折返
在一次次的回音裡試探出口
它從天花板裂縫滲下
從角落夾縫溢出
直到眉骨與天花板之間
再也塞不進一個完整的念頭

我試著跑向晝的入口
秒針卻比我更快
一圈
又一圈

它啃食圓面的弧度
將未竟的夜
反覆咀嚼成碎屑
追著那點持續消磨的微光
最後
成了落在一旁的陰影

停下
任由積水沒過腳背
沒過踝骨
沒過那些尚未腐朽的昨日

水面映出了天花板
宛如一片倒懸的天空
裂縫中滲出細碎的星光
試著伸手去撈
指縫間卻只剩下冰冷的刻度

三點十五分
夜色尚未鬆動
天花板仍壓著眉骨
白牆依舊將呼吸一寸一寸地折返

閉上眼
任由自己成為那面鐘裡
尚未走完的指針
向著未命名的方向偏移
凌晨三點還會再來